

上帝的國度與全球化—— 莫特曼的角度¹

鄧紹光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Hong Kong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一 緒言

正如致力翻譯德國神學家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 1926-，或譯莫爾特曼) 著作的曾念粵曾說：「〔莫特曼〕的神學立足點雖是歐洲的德國，可是他的神學脈絡卻是全世界。」² 然而，莫特曼並非高舉當代全球化的政治、經濟、文化現象。反之，他從其神學的角度對這世界現象作出反省，指出其危機所在。莫特曼關心的並非只是他所屬的德國或是歐洲的將來，因而寫就《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³ 一書。固

¹ 本文原為FES Press計劃出版的文集《當代思潮與基督教》所寫，稿成於2006年6月30日，現因該出版計劃擱置，故另行發表。

² 曾念粵：〈譯序〉，莫特曼著，曾念粵譯：《俗世中的上帝》（台北：雅歌，1999），頁11。

³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y of Hope*, trans. James W. Leitch (London: SCM, 1967).

然，這本使莫特曼成名的作品實在反映了他和他那一代人所曾經歷的傷痛與絕望，因而極需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的盼望等狀況。可是，既然這一盼望是終末普世性的，那又何嘗不同時是整個世界、一切受造物共同期盼的將來嗎？莫特曼沒有停留在自己及其所屬的國家民族的經歷之中，他的一連串著作，從起初的神學三部曲，⁴ 到後來的彌賽亞系列 (Messianic Series)，⁵ 都着意表達其終末導向神學所具有的政治涵意。特別當全球化的現象出現，並且有人宣告「歷史的終結」，莫特曼站在其終末神學的立場，自然有所回應。對全球化的發展，莫特曼不但未敢苟同，更提出批判。事實上，莫特曼的神學，就蘊含資源審視這一正在熾熱地開展，並且深入生活的每一層次的現象及其背後的精神。

莫特曼曾撰有〈全球化和個人主義下團體的自由——市場價值與人性尊嚴〉 ("Freedom in Community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Individualism: Market Value and Human Dignity")，⁶ 我們主要扣緊他這篇文章來討論本文的主題：「上帝的國度與全球化」。然而，由於這篇文章有相當重要的神學觀點，而這些神學觀點早在他的《三位一體與上帝的國度》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⁷ 已經發展和建立起來，所以我們在討論時會參照這本著作。並且，我們認為，在討論全球化的時候，與這一現象相對應的神學觀念，當非上帝的國度莫屬，因為兩者都

⁴ 神學三部曲包括 *Theology of Hope*, *The Crucified God* 和 *The Church in the Power of the Spirit*。它們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完成及出版。

⁵ 彌賽亞系列包括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God in Creation*, *The Way of Jesus Christ*, *The Spirit of Life*, 和 *The Coming of God*。它們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完成及出版。

⁶ 該文章收莫特曼著，曾念粵譯：《俗世中的上帝》（台北：雅歌，1999），頁187～202 (Jürgen Moltmann, *God for a Secular Society: The Public Relevance of Theology*, trans. Margaret Kohl [London: SCM, 1999], 153-66)。

⁷ Jürgen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The Doctrine of God*, trans. Margaret Kohl (London: SCM, 1981). (編按：本文凡關於此書之引述，乃作者翻譯。)

宣稱自己具有終末性的地位。從這一角度來看，有必要時，我們便會涉及莫特曼的終末論及其所蘊涵的歷史觀，以便更為深入透析全球化這一問題。

二 全球性市場化支配個人生活

首先讓我們了解一下何謂全球化。新約聖經學者包衡 (Richard J. Bauckham) 有一簡要而到位的介紹，茲引述如下：

就着它作為一般現象來說，全球化是指世界如何迅速地變為一個整體，各個部分的互動和相互關係幾乎不受地理限制(現代傳媒和新的資訊科技在這方面居功不少)；但說得準確些，我們正討論的現象是經濟全球化，或者說，由全球化資本主義主宰世界。這過程毫無疑問是由西方主導，一種所謂普遍的意識形態——以不受規管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為不證自明的一件好事——為那些有經濟實力者帶來經濟利益。全球化是新的帝國主義，純是經濟方面而非政治性的帝國主義。全球化是昔日進步論的延續，只不過把進步的範圍約化到經濟增長的層面：有了經濟增長，一切好處就假定會隨之而來。全球化講及一個故事：全球化資本主義是如何所向無敵，它所宣揚的文化如何可以一統天下。⁸

包衡這段文字表達了兩個十分重要的觀點。其一：全球化的現象乃經濟全球化。其二，這一經濟全球化背後的意識形態乃是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就此，包衡清楚表明：「全球資本主義必有驅動它的信念，與主張自由市場的經濟自由主義是分不開的。」⁹ 莫特曼亦是在市場這一角度

⁸ 包衡著，李金好譯：《跨界福音：後現代世界裏的基督徒見證》（香港：基道，2004），頁6~7。

⁹ 包衡：《跨界福音》，頁3。

來了解全球化，並由此而涉及自由的問題，他這樣說：「人類必要的生活團體受到兩方面的威脅：一方面是現代人類日益增長的個人主義；另一方面是所有事物和關係的全球性市場。甚麼是真正的自由？個人選擇自由或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¹⁰ 莫特曼清楚看見全球化乃全球市場化，「所有事物和勞務的全球性市場化不純是經濟的問題。它成了全面性的生活法則」。¹¹ 這種全面性的生活法則，說到底，不外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這種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的全球化，成了全面性的生活法則，會倒過來加劇促進原來的個人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的實踐會帶來怎麼樣的個體自由？

包衡說全球化是新的帝國主義，這跟《帝國》(*Empire*)¹² 一書的看法一致。《帝國》一書的作者哈特 (Michael Hardt) 及奈格理 (Antonio Negri) 表示「當今在全球層面上出現了一種新的主權形式，一種離散的、網狀形態的主權，我們稱之為帝國」，¹³ 這帝國是一種網狀形態，其「分布結構沒有中心，而具有數目不定的結點，這些結點以各種方式彼此連接。在這個（帝國的）概念中，支配性的民族國家、主要的資本主義公司、超國家的機構以及其他的全球權力都是這個帝國主權網絡中的結點，它們在不同的時刻以不同的結合方式來一起運作」。¹⁴ 而更為重要的，乃是「帝國的網狀結構能完全適應世界市場和全球資本主義循環的需要。資本在其生產和消費的領域總是需要這樣一種納入，但這種

¹⁰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87。

¹¹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87。

¹²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中譯：麥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著，楊建國、范一亭譯：《帝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¹³ 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理著，饒淑瑩譯：〈帝國與後社會主義政治〉，許紀霖主編：《知識分子論叢》第4輯：帝國、都市與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27。

¹⁴ 哈特、奈格理：〈帝國與後社會主義政治〉，頁28。

納入總是通過現存的等級差異而運作的，並且它會製造出新的權力和財富的差別。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將帝國看做新自由主義全球體制的恰當政治形態」。¹⁵這裏我們可以看見帝國是一種全球性的網狀，其作用是讓資本主義的經濟能順利運作全面化地滲透全世界每個人生活的每一層面。齊澤克 (Slavoj Žižek) 對《帝國》一書的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一現象：作為「一本旨在為21世紀重寫《共產黨宣言》的書」，《帝國》深刻地揭示出當代資本主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征服世界、征服人心和征服欲望，「一方面，資本主義剝削關係正擴展到一切地方，不再局限於工廠，而傾向於佔領社會生活的整個領域；另一方面，社會關係也完全浸透於生產關係中，已不可能再將社會生產和經濟生產再區分開」。¹⁶看來這就是莫特曼所言的：全球性市場化成了全面性的生活法則。

三 全球化論述乃終末論論述

就上述所論及的全球化，我們可以從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¹⁷ 找到支持的論述。在他看來，「西方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 已沒有任何其他對手」，¹⁸ 而「自由主義」指的是「經濟上遵行資本主義；政治

¹⁵ 哈特、奈格理：〈帝國與後社會主義政治〉，頁29。

¹⁶ 轉引自羅崗：〈「機器論」、資本的限制與「列寧主義」的復歸〉，許紀霖主編：《知識分子論叢》第4輯：帝國、都市與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1。

¹⁷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Toronto: Maxwell Macmillan; New York: Maxwell Macmillan, 1992)。中譯本：法蘭西斯·福山著，李永熾譯（台北：時報文化，1993）及法蘭西斯·福山著，遠方出版社翻譯組譯：《歷史的終結》（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8）。本文引述的是中國內地的譯本。

¹⁸ 福山：《歷史的終結》，頁388。

上，盡量給予人民自由，對政府的權力有所限制」。¹⁹ 福山這一結論基本上是借用黑格爾 (G.W.F. Hegel) 的歷史哲學來對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作出分析而達至的。²⁰ 不言而喻，這是一種終末論的論述。莫特曼在他的《俗世中的上帝》就曾三次回應福山「將全球性的市場經濟以及自由民主美化為『歷史的終結』」，²¹ 以及歷史再無選擇這一終末的看法。²² 在這些回應當中，莫特曼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是重新理解何謂「歷史的終結」，福山所持的市場經濟及自由民主的全球化真是最終的、無可取代的麼？另一方面是重新疏解自由跟市場的意義，從而提出基督教信仰中的看法，以批判及超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及經濟 / 民主自由主義。當然，這兩方面也不是彼此分割的。理由很簡單，歷史的終結必然涉及這個世界，自由與市場既是塑造這個世界的元素，那麼，甚麼樣的自由與市場才能把這個世界帶往圓滿的終結，便是不可避免的問題。而這在神學來說，就是「上帝的國度」所要處理的課題。

莫特曼《三位一體與上帝的國度》最後一章為〈自由的國度〉(The Kingdom of Freedom)，他在這一章的第一節即開宗明義地提出上帝的三位一體跟上帝國度的關連。他指出當我們深入地頌讚三一上帝時，我們就愈加可能在拯救的歷史中看見三一 (trinity)，以及在那使我們得自由的主權中看見三一。²³ 在莫特曼看來，三一上帝是叫人和世界得自由的上帝，因此，上帝的國度作為三一上帝的國度，也就是自由的國度。他在〈自由的國度〉這章把三位一體的教義發展成為一種關乎自由的神學教義，指向一個沒有上尊下卑之分的人類社羣，²⁴ 這尤可見於第三節

¹⁹ 福山：《歷史的終結》，頁388。

²⁰ 福山：《歷史的終結》，頁388~390。

²¹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34。

²²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89、256。

²³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191.

²⁴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192.

〈三一的自由教義〉(The Trinitarian Doctrine of Freedom)。並且，莫特曼在〈全球化和個人主義下團體的自由〉一文中，亦把自由與市場掛勾討論，把自由從人的社羣擴展到生態的層面去討論。這充分表現出莫特曼神學中的生態關懷，以及由此而來對全球化的批判意義。

從莫特曼對福山的回應中，我們可以知道全球化的論述乃是終末論的論述。當我們了解全球化為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以及政治上相應的個人式自由，那麼，基督信仰的終末論若要回應全球化的現象，便不能迴避市場與自由這兩個核心的概念。問題是，基督教信仰中的終末論可以如何回應全球化的現象和論述中的市場和自由這兩個實踐和概念呢？莫特曼基本上從上帝的國度回應。一方面上帝的國度乃終末的國度，另一方面上帝的國度又是三一上帝的國度。當三一上帝的國度是終末性的，那麼三一上帝的國度若為一自由的國度，則其所揭示及要實踐的自由亦為終末的。藉着這三一上帝國度的自由教義，莫特曼即可首先針對全球化中的自由而予以回應，然後再由此涉入市場的分析 and 批判。我們下面即就此而深入探討莫特曼的看法。

四 三一國度論與自由

無疑，我們這樣的討論是基於對莫特曼進行一倒序的閱讀，即從〈全球化和個人主義下團體的自由〉回溯至《三位一體與上帝的國度》中的〈自由的國度〉。這種追本溯源的研究其實是進一步深入至三一上帝及其經世活動來確定上帝終末的自由國度的可能條件。這樣一來，莫特曼對全球化的回應並不缺乏神學根基，而且，這根基直探三一上帝的本性及其經世活動，從而使得其後來對全球化的分析和批判不致流於表面和隨意，卻能貫徹其早前的神學思想。

正如上文我們曾引述莫特曼於〈自由的國度〉第一節即提出了他所關注的問題：「三位一體的教義，其作用這一難題是涉及其跟國度

的教義的關係。上帝的三位一體跟祂的國度如何相互連結起來？」²⁵這裏涉及三一的行動的三重特性 (threefold nature) 與無所分別 (without division)，²⁶ 似乎我們愈是強調拯救的經世性與上帝的主權，我們愈是被迫高舉上帝的統一性 (unity)，因為這種神聖的統治之所以可能實踐出來，乃在於單一、同一的主體 (a single, identical subject)。²⁷ 可是，莫特曼立即就補充這跟我們的自由有關：「當三一頌進一步被發展之時，就可能更多地在拯救的歷史中看見三一 (trinity)，在那使我們得自由的主權中看見三一……」²⁸ 換句話說，當三一的上帝在經世的拯救活動中讓我們得自由，那祂的統治就不是君主式的，因為若是君權式的統治，就「可以合法化地上的宰制：宗教的、道德的、父權的、政治的宰制，並製造層級、『神聖的統治』」，²⁹ 而非解放、自由。莫特曼認為單一神論是君主統治主義的 (monotheism is monarchism)，³⁰ 但若因基督的緣故而發展三一論，則必定可以克服這把倚賴、無助和奴役合法化的單一神論。³¹ 因此，莫特曼宣稱：「三一論必須發展為真正的神學的自由教義。」³² 撇開莫特曼對單一神論與君主統治之間的必然連繫是否成立不論，³³ 跟我們這篇文章論題相干的，卻是三一論與自由之間的必然性，這在莫特曼看來卻是不容否認的。

²⁵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191.

²⁶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191.

²⁷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191.

²⁸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191.

²⁹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192.

³⁰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191.

³¹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192.

³²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192.

³³ 有關這方面的論述，請參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192-202.

那麼，莫特曼如何從三一的教義發展出一種自由的教義。莫特曼在這裏批判地借用了十二世紀的約雅斤 (Joachim of Fiore) 的三一論式的國度教義，來發展出一套關乎人類自由歷史的神學。³⁴ 莫特曼以三一論的詞彙來解釋國度的歷史，取代約雅斤那種以模態 (mode) 視國度的歷史為三個互有分別但彼此連續的時序、年代。³⁵ 父、子、靈的國度是不斷在國度的歷史中臨在的不同層次和轉折，意即子的國度預設並吸納父的國度，靈的國度預設又吸納子的國度。³⁶ 這就表示父、子、靈的國度並非後來者取代早來者的國度，反之，後來者必須預設並包含前者才能開展出自己的國度，如此一來，國度的歷史就成了子中有父、靈中有子（及父）的格局。但這跟人類及世界的自由有何關係？這就涉及三一論式的國度教義中所講述的三一上帝的工作。莫特曼繼續借用約雅斤視上帝國度的歷史為人類爭取自由的歷史，進一步整合至他所提出的三一論式的國度教義之中。³⁷ 他十分清晰地指出父、子、靈的國度何以均與自由有關，茲引述如下：

我們說父的國度是透過世界的受造，及藉着上帝的忍耐來保守而得以確立。這就建構受造物的自由，和藉着保守他們可以生存其中的空間，好叫他們可以生存。子的國度是由男與女藉着受苦的愛，把他們從致命的自我退縮和自我封閉之中釋放出來，從而得到確立。這就是把受造萬有的自由恢復過來，並把他們從自我毀滅中拯救出來。最後，靈的國度是由新創造的能力與力量所確立，藉着這些能力與力量，人成為上帝的居所和祂的家。他們成為這新創造物的一分子。這便給自由賦予方向，並以無限的盼望注入其中。³⁸

³⁴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08-209.

³⁵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09.

³⁶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09.

³⁷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2.

³⁸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2-13.

莫特曼在這裏提及不同的自由，但卻是互有關連的，子的國度所恢復的自由是預設父的國度所建構的自由，靈的國度所創造的自由則預設父的國度與子的國度所成就的自由。父的國度所建構的自由乃是一種由保存差異性而來的自由。受造物之所以可以成為其本身，乃在於父為它們創造了必要的空間，讓它們活出其本性，而得享自由。這是因為在存有論上，受造世界是有別於其造物主的，所以它需要一有別於創造主的空間來活出其本性，而這就是自由了。³⁹ 這空間並非封閉的，而是敞開的，但當人退縮到自己的世界之中，自己作主，拒絕與上帝交往，他就陷入自設的死局之中。子的國度要把人從自閉的境況中解救出來，重獲自由。因為在龜縮之中，人不能活出其本性，失去其自由，所以子的國度乃一解放的國度，讓人可以重享父的國度所賜予的自由。靈的國度則帶領一切受造物朝向終末榮耀的國度邁進，這是一種人成為上帝的居所、家的自由。人的本性向上帝完全敞開而讓上帝可以住在當中，是從子的國度中所享有的自由再進一步，從釋放中進入敞開中的自由。這種自由也是一種成為其自己的自由，一種活出其本性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既是保存自我又與他者相交的。按這樣的理解，莫特曼怎樣再進一步解說人間的自由，以致對全球化作出分析和批判呢？我們下一節就進入這方面的討論。

³⁹ 有關這一討論，參Jürgen Moltmann, *God in Creation: An Ecological Doctrine of Creation*, trans. Margaret Kohl (London: SCM, 1985)；莫爾特曼著，隗仁蓮等譯：《創造中的上帝》（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1994）。亦參鄧紹光：〈莫特曼與道家哲學——以自然生態之生與他性為焦點〉，曾慶豹、曾念粵編：《莫爾特曼與漢語神學》（香港：道風書社，2004），頁195~225。

五 揚棄、迎新

莫特曼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分辨了三重自由：自由是統治、自由是自由的羣體、自由是對可能性的創造性激情。對這三種自由的特性，莫特曼曾概括如下：

總而言之，主體對客體統治定義下的自由乃是一種私產的功能。不攔阻的、助長生命的團體定義下的自由乃是一種社會的功能。超越到未來可能性的定義下的自由是一種創意性的功能。第一個涉及佔有，第二個牽涉到實存，第三個和變成有關。⁴⁰

就此三種向度的自由，莫特曼沒有採取片面否定的處理方法，他提出要平衡這三個層面的自由，⁴¹ 並說：

主體統治客體的自由導致了全球化的佔有性市場社會。團體性的自由導致完全的團體化世界。如果為共同的未來創新和負責的自由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統治性的自由就能在團體性的自由中被揚棄。因此，佔有和實存的範疇無須互相損害，就能整合到「改變」的全面性範疇以及一種「永續的發展」中。⁴²

由此，莫特曼強調第三種向度的自由，可以幫助化解統治性自由和羣體性自由之間的緊張關係。莫特曼清楚指出統治性自由的問題所在，提出只有在羣體中才能醫治統治性自由所帶來的破壞和傷害，⁴³ 但卻要對將來的可能性具有一種創造性的熱情與盼望，方能實現。⁴⁴

⁴⁰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6。另參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7。

⁴¹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7。

⁴²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7。另參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7-18。

⁴³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6。

⁴⁴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4~195；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6-17。

為甚麼要揚棄統治性自由呢？莫特曼認為這種自由導致了全球化的佔有性市場社會，實在跟其統治性、佔有性的本質有關。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若然全球化的市場社會在本質上源自這種自由，那麼對這種自由作出分析自然也能幫助我們透視佔有性市場社會的特性了。那麼，這種自由的統治性、佔有性的本質究竟是怎樣的呢？一方面，當我們把自由解釋為主權，那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皇帝、自己的主人、自己奴隸的擁有者。⁴⁵ 但另一方面這又會以其他人的自由為代價，⁴⁶ 這在當代社會的表現就是「將自己當成主體，而將其他人當成他的財產和物件」。⁴⁷ 莫特曼表示市民 / 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仍然是以這種自由為尚。⁴⁸ 他認為這種「日漸強大的個體主義無法保障個人的自由，相反的，現代社會中日漸強大的個體主義只會產生新的奴隸制……現代的個體主義乃是『分而治之的方法』的最後產物」。⁴⁹ 現代社會倡議的市民 / 中產階級的自由，只會產生原子式的個體，⁵⁰ 莫特曼認為這並非個人 (person) 而是個體 (individuum)，後者是無法再分割的，一如希臘文的atom，前者則是「整全的個人」，在他的關係網中成了施與受、聽與做、感覺與接觸、聽與答的主體。⁵¹ 然而，當人成為孤獨的原子式個體，那他就成了新的奴隸，把自己封閉在自己的主體裏面，成為自己的奴隸。這個時候，人只是事物；人所享有的這種統治性自由，也不過是用來佔有事物。人不單把其他人變成事物來看待，也把自己看為市場上

⁴⁵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5.

⁴⁶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5.

⁴⁷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0。

⁴⁸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0；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5。

⁴⁹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1。

⁵⁰ Moltmann, *God for a Secular Society*, 156（中譯漏掉這意思）。

⁵¹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0～191。

待價而沽的事物。於是，人不單把自己變成自己的奴隸，也同時因着物化自己而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市場的奴隸。這也就是莫特曼所說的「主體統治客體的自由導致了全球化的佔有性市場社會」的意思了。

這裏我們接續討論、介紹莫特曼對市場的分析，然後再轉回來看莫特曼所提出的第三向度自由，如何解消統治性自由對羣體性自由構成的侵蝕和傷害。莫特曼指出「在現代社會出現之前，市場早已存在，……人們為自身的需要而生產，剩餘的就帶到市場。這種情況已在現代社會中產生了基本的變化。市場已成了滲透到生活的所有領域的體制。……主宰生產的再也不是人的需要，而是市場的需求」。⁵² 人的價值也由勞動市場對其生產力的判斷來決定，或是以其在市場上的消費能力來作準。莫特曼說：「不僅是勝利者，連失敗者也將公開市場的競爭價值體系運用到自己身上，而將自己判定成『不中用的人』。」⁵³ 公開的市場價值不單否定了人在羣體中相互承認的關係，⁵⁴ 也將人的價值扭曲或片面化，並且瓦解了由人際之間互相承認的關係而建立的家庭、鄰舍等羣體。然而，莫特曼沒有完全否定全球性市場，也沒有完全否定與全球性市場相應的統治性、佔有性的自由。他說：「我們不要將全球性市場當作偶像來崇拜，我們也不要將它貶作為可怕的魔鬼，而是要將它降低到合乎人的尺度。」⁵⁵ 但這如何可能呢？莫特曼盼望「我們從競爭的原則進到合作的原則」，⁵⁶ 他提問：「我們能夠規劃一個未來，讓市場為所有人類的團體效力？」⁵⁷ 很明顯，莫特曼這兩點是對應他指自由的第二和第三向度：羣體的自由和創造性的自由。

⁵²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7～198。

⁵³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8。

⁵⁴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8。

⁵⁵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9。

⁵⁶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9。

⁵⁷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9。

莫特曼把全球市場化從個人的問題擴展到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整個生態的層面來討論。前者涉及的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間的關係。第一世界透過剝削第三世界而致富，以致第三世界陷入貧窮而被世界市場淘汰出局。⁵⁸ 貧窮的國家帶來不穩定的世界局面，對第一世界也會構成威脅。莫特曼提出要解決貧窮，但方案不是私產，而是契合、社羣。⁵⁹ 第一世界不能獨善其身，更加不能繼續對第三世界剝削，而應該是相互關連起來。第一世界若要與第三世界關連契合，那它就必須為第三世界的國家製造可以容忍的生存條件。⁶⁰ 落實了就是讓「世界市場的目標改變而讓發展中國家優先」，讓世界市場本身成為「發展協助」，有助第三世界的發展，而視之為長期的投資以取代短期的獲利。⁶¹ 這其實就是提供空間讓第三世界可以擺脫市場的競爭而發展。

然而，國際之間的層面若要生存，必須以整個生態為先設條件。是以，莫特曼提出必須妥善營造「生態性的市場經濟」，⁶² 因為「至今為止，世界市場片面地以人為導向，而不是以地球為導向」。⁶³ 所以我們應「以長期的角度來思考，並且也顧慮到將來的世代」。⁶⁴ 這就是扭轉以客體的角度來看待地球、自然，而視之為主體：「從統治的客體變成受到所有生物尊敬的泉源。」⁶⁵ 要能如此，就不能只看眼前卻應眺望將來。如果將來是不可能冀及的，沒有可供創造的將來，那麼一切當前的境況就不能獲致改變了。這是自由的第三個向度。自由的第三個向度

⁵⁸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200。

⁵⁹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200。

⁶⁰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200。

⁶¹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201。

⁶²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201。

⁶³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201。

⁶⁴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201。

⁶⁵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201。

涉及的是改變。只有改變才能讓事物不再停留在當下的情況而為自由，因此，這種自由超越了統治性的自由，因為統治性的自由僅僅針對現存的事物；這種自由也超越了羣體的自由，因為羣體的自由僅僅是針對人所組成的團體。⁶⁶ 這種自由是針對整個地球、人與萬物的將來。這種自由限制了那種主體與客體關係的統治性自由，以及以人為中心的那種主體與主體關係的羣體自由，進而在共同的將來作調整、限制上述兩種向度的自由。

這種自由乃是對可能性的創造性激情。⁶⁷ 這可能性就是指跟現在不一樣的將來。只有對可能性、不一樣的將來懷有盼望，人才會致力轉化和更新現在，創造有別於現在的將來。但人如何「可以尋找將來的可能性而實現這生命的夢想」、⁶⁸ 經歷超出現在的自由？⁶⁹ 莫特曼指出，這是因在基督信仰內對上帝將要來臨的盼望，而產生出來的一種導向將來的自由。⁷⁰ 這將來是上帝國度尚未確定的潛在性，⁷¹ 其終末的轉化和更新是一切歷史當中的可能性的根源所在。在上文提到上帝的國度就是自由的國度，在父的國度中，受造物享有其有別於上帝的自由；在子的國度中，人可以從自閉中解放出來；在靈的國度中，整個世界乃是上帝的家，而這則是自由的最終方向，是一切盼望之所在。在靈的國度中，萬有回歸到上帝之中而成為其自己。這是終末將來所得享的自由。因此，面對全球化的自由與市場，我們要問的是，這是歷史的終結嗎？抑或只是歷史中的某一階段、環節？按照莫特曼的詮釋，當今的

⁶⁶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4。

⁶⁷ 莫特曼：《俗世中的上帝》，頁194；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7。

⁶⁸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7.

⁶⁹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6-17.

⁷⁰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7.

⁷¹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7.

全球化現象仍然可以被更新和轉化過來，當自由是創造性的，是為共同的將來負上責任的，那麼，統治的自由就可以因為羣體自由的好處而被揚棄，⁷² 而羣體的自由，也可以因為整個地球、萬有生存的自由而被揚棄，從而共同邁向新的自由的將來。

六 基督信仰所言的全球化

全球化的問題既是空間性的，也是時間性的。就空間性而言，這是指整個人類世界都被捲入其中，不單只人類如此，亦涉及人類以外的一切受造物，儘管現在的全球化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市場經濟發展。就時間性而言，這是整個人類世界的歷史終結，當然亦間接地把人類以外的一切受造物捲入其中，雖然這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終末論，其背景是一種社會歷史進步論的思想，如包衡所說：「全球化是昔日進步論的延續，只不過把進步的範圍約化到經濟增長的層面：有了經濟增長，一切好處就假定會隨之而來。」⁷³ 莫特曼早在其《盼望神學》已經對歷史進步論作出批判，⁷⁴ 他並不以為人類的歷史是自然而然地進步的。從以上的討論和介紹中，我們看見莫特曼認為三一上帝國度乃是自由的國度，因為三一上帝參與人世間及整個受造世界，讓其享受、重獲自由，經世的三一上帝國度就是一次三一上帝自由國度的實踐歷程。當全球化標榜普遍生活化的自由市場經濟，以及在政治上實踐相應的個人式自由 / 自由主義式的自由，那麼莫特曼就認為這並非人類歷史的唯一終局。他反對福山的見解，不以為別無選擇。相反，莫特曼針對這種市場和自由的役物邏輯：主體對客體物化而掌控和操控之，以便滿足人的欲望需要，

⁷² Moltmann, *The Trinity and the Kingdom of God*, 217.

⁷³ 包衡：《跨界福音》，頁7。

⁷⁴ Moltmann, *Theology of Hope*, chap. 4, "Eschatology and History."

最終落得把人也一併物化及市場化的局面，提出團體的自由和邁向、創造將來的自由，以及相應的市場觀念：契合和生態，從而揚棄純粹物化的、個體的、以人為中心的自由觀和市場觀。這樣的處理，實質是以普世的、宇宙的終末論為根據。這種終末論在空間上包括上帝所創造的整個宇宙、一切萬物在內，非獨以人為本；在時間上則屬於受造世界整個歷史的將來 (the future of the history itself)，而非歷史中的將來 (the historical future in history)。受造世界整個歷史本身的將來賦予歷史中的將來新的可能，讓歷史可以不斷超越自己、革固生新，好對應終末將來中萬物之間，以及萬物與三一上帝之間的圓滿相交和契合。這才是基督信仰所言的全球化。

撮 要

全球化這一舉足輕重的現象吸引了許多神學家的回應。本文目的是引介德國神學家莫特曼對這一普世發展的看法及批評。對於莫特曼來說，全球化與上帝的國度同樣宣稱其為世界的終末。然而，莫特曼認為全球化乃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背後的信念乃經濟的自由主義。福山在其《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中，高舉這種全球化為人類歷史的終結。莫特曼反對這種看法，提出只有三一上帝最終建立的上帝國度，當中所實現的自由才是人類所值得追求的自由。因為這種自由不在於市場所賦予的價值，而是一種在愛中的自由，是三一上帝在其經世活動中所應許的終末。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a significant phenomena which attracts many theologians to respond.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the German theologian Jürgen Moltmann's theological understanding and criticism of this universal development. For Moltmann, globalization and the kingdom of God share the same spirit of claiming itself as the eschaton of the world. However, Moltmann considers globalization as a kind of market-oriented Capitalism behind which is the belief of economic liberalism. Francis Fukuyama'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highly supports such kind of globalization as the end of human history. Against of this Moltmann purposes that only the human freedom actualized in the kingdom of God offered by the Triune God is what worthy for human being to pursue since the value of human being is not measured by the market but construed by the relationship in love which is the eschaton promised by the triune God in His economic activity.